

词源学视角下的奥巴马演讲辞翻译策略研究

李国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333)

[摘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多篇演讲辞都是政论演说中的精品, 业界不少学术论文从语言学、文体学、修辞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研讨。奥巴马演讲辞这一领域虽有颇多研究, 但却鲜有作品从权力话语词源理论角度对其用词特征进行根源分析。本文对奥巴马演讲辞的片段进行了词源学上的根源剖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奥巴马演讲辞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奥巴马演讲辞; 翻译; 词源学; 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13) 04-0028-04

一、引言

2008年11月4日, 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创造出崭新的历史, 获胜结果揭晓后, 他在其竞选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竞选获胜演讲; 2012年11月7日, 奥巴马再次以成功连任创造历史, 次年1月21日, 奥巴马宣誓就职, 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 并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连任就职演说。

奥巴马的演讲辞大气磅礴、用词精准、引经据典, 其2008年的获胜演讲更是业界精品, 不少学者都撰文从文体学、修辞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相较而言, 奥巴马2012年的连任获胜演讲和2013年的就职演讲稍显逊色, 但仍不失为演讲辞中的精品, 也许因为是刚刚发表, 还鲜有人进行研讨。笔者在这篇论文里, 使用词源学的相关理论对他的2008年获胜演讲和2013年就职演说进行分析, 并藉此探讨相应的翻译策略。

词源学是指研究单个词的历史起源和音义变化的学科, 它是词汇学的一个分支(汪榕培, 2002: 119), 也属于历时语言学的范畴。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共时语言学上, 相比较而言, 历时语言学颇受冷遇。然而, 从历时的角度对奥巴马演讲辞进行词源学分析, 却可以打开崭新的视野, 开拓全新的研究领域,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的翻译方法。

二、权力话语词源理论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交流与碰撞, 英语词汇形成五彩斑斓的大拼图。英语词汇的基础是不列颠本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古英语词汇, 公元597年, 英格兰皈依基督教, 大量拉丁语词汇伴随宗教典籍涌入英

伦三岛。1066年, 经过“诺曼人的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之后, 来自法兰西诺曼底的威廉征服了英格兰, 使得诺曼人成为英格兰的统治阶级, 英国史和英语史都掀开了崭新的篇章。相应的, 法语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语言, 而英语的使用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本土老百姓。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 宫廷、贵族和权力机关都是使用法语, 教廷和文化艺术书籍主要采用拉丁语, 只有底层的英格兰穷苦民众才说英语, 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切实感受到了语言民族隔离的羞辱。三种语言的并存使得大量法语和拉丁语词汇涌入英语, 仅在1250至1400年间, 就有约一万个法语单词进入英语, 其中75%沿用至今(贾冠杰, 2006: 59)。

如上所述, 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 在诺曼征服时期拥有权力话语的载体身份, 而拉丁语作为宗教用语, 在中世纪也拥有举足轻重的权重地位, 这一历史现象使得众多权力话语文本, 如法律文本、王室通告等都采用法语来发布, 而基督宗教典籍则始终沿用拉丁语文本。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来的, 所谓“权力”, 是指一切控制力与支配力, 包括有形的权力, 如法律条文, 也有无形的权力, 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等, 它们都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施展着控制力与支配力。而“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 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吕俊、侯向群, 2002: 66)。法语和拉丁语在历史上的权力话语地位赋予二者独特的文体色彩和语言特征, 笔者把这种权力话语、历史时势与语言特色之间相互融合、互为因果、互为补充的复杂关系称之为“权力话语词源理论”。语言的影响力是绵延深远的, 两百多年后, 法

[收稿日期] 2013-07-30

[作者简介] 李国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商务英语翻译和词源学研究。

国人淡出了英伦三岛的历史舞台,但大量法语词和拉丁语词已经融汇进入英语,法语借词 council, crown, government, minister, parliament, prince (Lehmann 2002: 268) 等词汇明显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权重影响,而拉丁借词如 bishop, creed, disciple, hymn, priest, deacon, martyr, relic (Baugh & Cable 2007: 84) 等词汇则无不携带着基督教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来词主要被应用于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文本,如法律、政令、王室演说等,从根源上来讲,也正是因为这一用途,它们大多带有正式文体的色彩。

三、奥巴马演讲辞的用词特色及词源学视角下的翻译方法

(一) 正式色彩的外来词及其翻译方法

奥巴马在 2013 年 1 月 21 日宣誓就职,踏上了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征程,他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这篇演说辞秉承了奥巴马一贯富于文采、富于激情的特色,不失为政论演说中的精品。就职总统的政论演说,毫无疑问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本质立场决定了其演说中必定弥漫着统治阶级的气息与特色,我们不妨以上一节中介绍的权力话语词源理论来分析一下奥巴马连任就职演讲辞的第一段,该段文本如下: “Each time we gather to inaugurate a president, we bear witness to the enduring strength of our Constitution. We affirm the promise of our democracy. We recall that what binds this nation together is not the colors of our skin or the tenets of our faith or the origins of our names. What makes us exceptional — what makes us American — is our allegiance to an idea, articulated in a declaration made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ago.” (待分析词汇以下划线标识,下同。)

探查一下该段中部分词汇的词源,具体如下:

inaugurate (Latin), affirm (Middle French), democracy (Middle French), tenet (Latin), faith (Old French), origin (Middle French), allegiance (Old French), articulate (Latin), declaration (Middle French), century (Latin).

从上表可见,奥巴马连任就职演讲辞的首段中大量使用法语拉丁语来源的借词,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政论演说的正式文体要求使用相应文体色彩的词汇,而正式词汇中大部分都具有法语拉丁语源的背景;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统治阶级权力话语载体身份的法语拉丁语源词汇,即使用于当代,像美国总统就职演讲这样的政论演说,一样具有它们在历

史上曾拥有的统治阶级权重力度。

翻译方法是翻译实践方法论范畴里的概念,在翻译实践方法论这个层面上,就翻译策略而言,分归化异化或全译变译,翻译方法则涉及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改译等(黄忠廉,2009: 7)。以上文分析的段落为例来看,该段译文如下:

“每一次我们集会庆祝总统就职都是在见证美国宪法的持久力量。我们都是在肯定美国民主的承诺。我们重申,将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我们的肤色,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教条,更不是我们名字的来源。让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是我们对于一种理念的恪守。200 多年前,这一理念在一篇宣言中被清晰阐述”。

该段译文使用的翻译方法是对译,对译是典型的直译,指句内语言单位逐项对换式的全译方法。(黄忠廉,2009: 41) 作为典型统治阶级权力话语文本的总统就职演说,要求译语与原语必须完全一致,不能发生语义上的丝毫变更。面对这一要求,对译是最严谨最安全的翻译方法。关于一字之差导致的政治问题不乏先例,1967 年以色列出兵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阿拉伯领土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242 号决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决议的关键部分英文版本表述成 “withdrawal of Israel armed forces from territories occupied in the recent conflict”, “领土”一词用了没有定冠词的 “territories”,而同为联合国工作语言的法文版本则是 “Retrait des forces armées israéliennes des territoires occupés lors du récent conflit.” 法文用了加有定冠词的 “des territoires”。美国、以色列倾向于英语文本,因为没有定冠词,可以理解为从一部分领土中撤出而不是全部,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倾向于法文本,因为有了定冠词,则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占领土中撤出(过家鼎,2004: 53)。巴以双方各执一词,都持有联合国决议为己方根据,这一字之差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这一史实充分证明了原语与译语的等值交换在政治文本翻译中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二) 不同词源的同义词、平行结构及其翻译方法

如前文所述,英伦三岛历史上种种交流、碰撞与冲突使得英语词汇成为包含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外来词等包罗万象的万花筒,据统计,在最常用的一万个英语单词里,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借词占 66% (贾冠杰,2006: 58),无怪乎拉尔夫·沃尔多·爱

默生曾如此谈到“英语是汇集了天下各个地区无数支流的汪洋大海。”大量不同来源的外来词也使得英语词汇中同义词数量激增,当然这些同义词之间还是存在许多微妙的差异,如词义的褒贬、词的通俗或正式、词的口语或书面语色彩、日常用语或专业用语等等(方梦之,2011:327)。如下表所示:

Anglo-Saxon words	French loanwords	Latin loanwords
rise	mount	ascend
ask	question; inquire	interrogate
fire	flame	conflagration
fear	terror	trepidation
holy	sacred	consecrated

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不列颠本土词简单直接,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诺曼征服时期的被统治阶级身份是一致的,设想一下,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怎会说出文绉绉的语言,当然,从跨文化角度来看,这也可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低语境文化里直线型的思维方式和直率爽朗的交际风格不无关系;法语外来词正式文雅,这应该是法语在历史上贵族语言身份的风格传承;拉丁语借词正式又具有书卷气,无疑与其宗教典籍用语的来源相一致。大量同义异风的词汇储备使得英语写作者和演说者在选词用语方面游刃有余,这一点在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获胜演讲中也有体现,如该演讲首段里,奥巴马运用了三个排比句开场,大气磅礴,气势恢宏。“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开场句中的三个谓语动词 doubt、wonder、question 值得玩味,三个动词都表示“怀疑”,奥巴马选用了这三个不同的近义词是为了避免重复,创造语言的多样性,再来看一下三词的词源:

doubt(Old French), wonder(Old English), question(Middle French)。

三个近义词来自不同的根源,这就创造出用词和风格上双重的多样性,为奥巴马的演讲辞平添许多特色和魅力,然而这种用法相应的译文,在风格魅力不减的情况下,却可对同义词进行减译的翻译方法。减译,在这里就是指对同义词或近义词进行合并同类项的翻译方法,以简驭繁,以少胜多。

如上文中这段开场排比句就可以这样翻译:

“美国是否具备一切皆有可能的巨大潜力?美国是否仍然珍视开国者锻造的伟大梦想?民主信仰是否依然具有强大力量?如果还有人对此报以怀疑,那么今晚就是你的答案。”此译文利用三个疑问句译出三个排比句,再用一个“报以怀疑”把 doubt、wonder、question 三个近义词全部囊括其中,实现了语言的简洁美及其精短的力度。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段使用前文介绍的对译方法也未尝不可,如用对译,则可这样翻译“如果现在仍然有人在怀疑美国是不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疑惑于我国缔造者的梦想是否还鲜活地存在于这个时代,或对我们民主的力量进行质疑的话,今夜就是你的答案。”

再来看奥巴马2008年获胜演讲中的另外一段:“It’s the answer that led those who’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其中“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这个短语里,三个形容词并用形成平行结构,有补充语义和增进气势的作用,再探查下它们的词源。

cynical (cynic): Old French; fearful (fear): Old English; doubtful (doubt): Old French.

这三个词的词源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一平行结构也交叠着不同的文风,打造出风格上的层次感和互补性,对于“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使用对译方法将其译为“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讥讽、担忧和怀疑之能事”。

翻译无定式,换用改译方法,则可译为“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畏首畏尾、疑心重重”。所谓改译,是指对原语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某种改变的变译方法(黄忠廉,2009:190)。正如此例,把形式改译为两个四字成语,风格因此而变得古朴典雅、富于韵律。

(三) 单一词源的平行结构及其翻译方法

我们在前文中分析了不同词源的同义词及平行结构的翻译方法可以采用对译及改译等方法,那么如果平行结构中的词汇来自同一词源的话,我们又该运用怎样的翻译方法呢?试以奥巴马2013年就职演讲中这一段为例“Through blood drawn by lash and blood drawn by sword, we learned that no union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could survive half-slave and half-free.”

例中这个短语“Through blood drawn by lash and blood drawn by sword”是使用了重复修辞手法的平行结构,细查 lash 和 sword 两词的词源,可以发现这两个词都是来自中古英语的词汇,也就是说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本土词。尽管这个短语结构对称,节奏鲜明,但是两个主词 lash 和 sword 词源单一,在风格上就缺少了变化,对于这种原文,在翻译时可以采用增译和转译的方法。增译指从原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一些必要的语言单位的全译方法(黄忠廉 2009: 42)。

采用增译的方法,可以把短语“Through blood drawn by lash and blood drawn by sword”译为“从奴役的血腥枷锁和刀剑的血光厮杀中”,“奴役”和“厮杀”显然是增加出来的,但都是译者基于 blood 基础上发挥的合理想象,有了这两处增加,语义更加完整,逻辑更加合理,文风上也更加饱满。

这其中,“血腥”和“血光”又是转译法的产物,由名词转译为形容词。所谓转译,指照顾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转移原文语言手段的全译活动,包括移位、转化和词义引申。(黄忠廉 2009: 56)“血腥”和“血光”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词性转化,经过这样的转化,译语表达更加自然,更符合目的语的表述习惯,翻译毕竟是为了让目的语的读者理解原文并获得相关的信息,因此就不能不考虑目的语的语言特点与思维方式,否则就不能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傅敬民 2007: 36)。同时,原语中的语义元素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从而实现了翻译活动中的双赢。

四、结语

奥巴马演讲辞,作为典型的统治阶级权力话语

文本,是可以利用词源学理论进行分析研讨的,其大量的正式用词、同义词叠用及各种平行结构都可以在权力话语词源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对译、减译、改译、增译、转译等相应翻译方法的研究,这不失为翻译实践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关于词源学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多,而对于词源学理论与政论演说翻译策略这一交叉学科进行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但是,权力话语词源理论对于政论演说的翻译研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笔者殷切期待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大跨步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英语科技文体: 范式与翻译[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
- [2] 傅敬民. 法律英语名词化词语的汉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07 (3): 36.
- [3] 过家鼎. 联合国的翻译工作[J]. 中国翻译 2004 (1): 53.
- [4] 黄忠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5] 贾冠杰. 英语词汇—诸多文化的混合体[J]. 中国外语 2006 (3): 58, 59.
- [6] 吕俊, 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7]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8] Baugh, Albert C. & Cable, Thoma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th edi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9] Lehmann, Winfred P.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顺利换届

2013年6月22日,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换届大会暨八届一次会员大会顺利召开。会议由前任理事长左飏教授主持,前副理事长汤杰代表七届理事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秘书长翁国强代表七届理事会向大会作了《财务工作报告》。前副理事长陈忠良作了《换届筹备工作报告》。前副理事长谢之君代表学会宣布了终身成就奖的获奖名单。他们是卢思源教授、方梦之教授、左飏教授、钱绍昌教授。会议追授已故翻译家、第一、二届理事长刘祖慰教授,以及已故翻译家、第三届理事长贺崇寅教授获终身成就奖称号。经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31名候选人当选第八届理事。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一次理事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何刚强教授当选第八届理事长,叶兴国、李梅和傅敬民当选副理事长,翁国强当选秘书长。第八届理事会将以“内外兼修,名利双赢”的工作思路,开始新一轮征程。